

# 洪堡德所奠立之地理學的一種美學傳統

## An Aesthetic Tradition in Geography Based on Humboldt

池永歆\*  
Yeong-Shin Chyr

### Abstract

Alexander von Humboldt is called “a universal man”, and one of the founders of modern geography. Humboldt, consciously combined science with art, and showed that art could also be a part of the scientist’s whole world view, especially illuminated the view of the unity of art and science, has laid solid foundation for an aesthetic tradition in geography.

This paper will broadly explore an aesthetic tradition in geography found in Humboldt’s writings. Firstly, it will demonstrate that Humboldt’s American exploration was deeply imbued with the character of science and art, and then makes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central theme of Humboldt’s writings, the idea of unity in science and art, which is explained and elucidated by Humboldt himself in his magnum opus, *Cosmos*. At last, this paper will further turn to the influence of Humboldt’s idea of aesthetics on landscape painter F. E. Church.

In modern geography, the dualism between human and physical geography has made geography fragmented, and shows no integration in this discipline. The legacy of Humboldt’s geography may provide geographers with new horizons, and enables them to rethink the nature of geography.

Keywords : Alexander von Humboldt 、 geography 、 aesthetics 、 unity

### 中文摘要

洪堡德被稱爲是「一位博學多才的人」，並是現代地理學的奠基者之一。他對科學與藝術有意的結合，展現藝術也是科學家之整體世界觀的一部份，以及闡明「藝術與自然統一性」的看法，爲地理學的一種美學傳統，提供穩固的基礎。

本文主要探究的是洪堡德著作中所蘊含的一種地理學的美學傳統。論述主題包括：洪堡德深具科學與藝術性質的美洲探險、他所主張之「藝術與自然統一性」的實質內涵，以及其美學理念對 19 世紀美國景觀畫家丘奇的影響等。

---

\* 台灣師大地理學系大學部 82 級。現任嘉義大學史地學系助理教授。

地理學中長久存在人文與自然二元論的割裂，使得地理學的整體性深受挑戰。在洪堡德的地理學遺產中所強調的統一性看法，當可提供地理學者重新思考地理學的本質。

關鍵字：洪堡德、地理學、美學、統一性

## 一、前言

地理學界對亞歷山大·馮·洪堡德(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思想學說的關注，常以作為地理學思想史上的洪堡德而認識他。在論及洪堡德的地理學思想史的專著中，例如哈特向(Hartshorne)的《地理學的性質》(*The Nature of Geography*)、狄克生(Dickinson)所撰之《現代地理學的創建者》(*The Makers of Modern Geography*)或者是詹姆士(James)與馬丁(Martin)所撰寫的《大千世界：地理學理念史》(*All Possible World : A History of Geographical Ideas*)，咸認洪堡德是一位具備博學知識的博物學家以及現代地理學的奠基者、創建人，對許多領域均有豐碩的貢獻。論及洪堡德對地理學的看法，通常包括：他對系統地理學(systematic geography)發展的貢獻、根據區域現象之相互關聯的整體研究而對個別區域做解釋性描述，以及他強調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與自然具有合諧與統一性的觀點(Hartshorne, 1939: 78-79、Dickinson、1969、James與Martin, 1993: 112-126)等等。

洪堡德的著作對 19 世紀的影響，擴及許多科學研究的領域，包括：地質學、地球物理學、地理學與生物學等；例如，達爾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在 1881 年一封給虎克(Hooker)的信中，就形容洪堡德為「曾經存在之最偉大的科學旅行者」(the greatest scientific traveler who ever lived)<sup>1</sup>。當達爾文乘坐獵犬號從事科學探險時，隨身攜帶洪堡德的著作，後來並回憶到這些洪堡德的著作改變他一生的整個過程(Richards, 2003: 92-93)<sup>2</sup>。

美國文學家艾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在洪堡德 100 歲冥誕時(1869 年)，曾著專文將其描述為「世界的奇才之一，就像亞里斯多德、就像凱撒……，他不時地出現，彷彿向我們展現人類理智的潛在價值——一位博學多才的人(a universal man)……。」<sup>3</sup>這位「博學多才的人」的知性遺產(intellectual legacy)，對當代人文主義地理學(humanistic geography)的研究具有啓迪作用，這些在人文主義地理學的奠基者段義孚(Yi-Fu Tuan)如下的論述中可清楚地見到(Tuan, 1999: 86)<sup>4</sup>：

亞歷山大·馮·洪堡德對我來說是一個英雄，有著明顯的理由。他是現代自然地理學的奠基者，而我做為一名自然地理學者開始我的事業。他對於地理學的探索史做了出眾的貢獻，並是最先運用景觀畫與詩歌以延伸地理經驗範圍的其中一位——感情、情緒與概念——這些構成人文主義地理學的領域，是我成年歲月的知性焦點。

<sup>1</sup> 資料來源：「網路達爾文著作」(The writings of Charles Darwin on the web)之網站，《達爾文的生平與信件》(第二卷、第 422 頁)(The Life and Letters of Charles Darwin, Volume II)「1881 年 8 月寫給虎克(J. D. Hooker)的信」。網址為：<http://pages.britishlibrary.net/charles.darwin/>。

<sup>2</sup> 據理查茲(Richards)的看法：達爾文受洪堡德著作最大影響並非洪堡德的學說內涵，而是洪堡德所秉持之科學實察的探險精神(Richards, 2003)。

<sup>3</sup> 引自 RWE.org(艾默生組織)的「艾默生全集」、Vol. XI。網址為：<http://www.rwe.org/comm/>。

<sup>4</sup> 同樣的主張亦可見於段義孚於 1997 年在 UCLA 地理學系發表的「亞里山大·馮·洪堡德和他的兄長：在我們時代一位理想地理學者的肖像畫」演說中(Tuan, 1997)。

對段義孚來說，洪堡德不僅是現代自然地理學的奠基者，而其著作中對「景觀畫與詩歌」等美學或藝術層面的著重，則構成了段義孚人文主義地理學的探究領域。段義孚所論述的這些面向，涉及了洪堡德所主張之「藝術與科學的統一性」(the unity of art and science)的理念；亦即，洪堡德試圖去掌握作為一個整體的世界現象，用以包含全部的宇宙；在自然的多樣性中，統一性的理念是洪堡德著作的一個重要主題(Bunkse, 1981)<sup>5</sup>。在此須說明的是洪堡德對「自然」的看法，他的「自然」(nature)觀點是含括人類的的生活與歷史，而歷史則是被鑲嵌在自然中並被關聯到自然，並強調自然對文化的影響(Bowen, 1981: 255-259)。洪堡德有關自然的科學觀察與理念，以及他有關景觀美學(landscape aesthetics)的看法，在《自然的外貌》(Aspects of Nature)、《到新世界的赤道區域之旅行的個人敘述》(Personal Narrative of Travels to the Equinoctial Regions of the New World、以下將簡稱《個人敘述》)以及《宇宙：世界的自然描述的概略》(Cosmos: A Sketch of the Physical Description of the Universe、以下簡稱為《宇宙》)等著作中詳盡地被闡明<sup>6</sup>。

普瑞特(Pratt)的在其《帝國之眼：旅行寫作與跨文化過程》(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的第六章「亞歷山大·馮·洪堡德與美洲的再創造」中提出另一種看法。普瑞特認為：洪堡德《個人敘述》行文的特色是結合科學和美學，描繪出美洲的崇高自然(sublime nature)，這些南美的景觀在洪堡德眼中彷彿具超越人類的力量，但：

正當洪堡德的目光歌頌美洲景觀的壯觀與多樣化時，而其目光卻也減絕美洲景觀的人口並去除美洲景觀的歷史。

亦即，普瑞特認為：洪堡德對於美洲淪落白人殖民起，迄他訪問該地，近三百年來的殖民統治剝削卻視若無睹，他筆下的美洲原住民似乎甘願受到奴役、迫害(Pratt, 1992: 111--143)。普瑞特這些看法，似乎忽視洪堡德在諸多有關美洲的著作中，對特定區域人們習俗與人地關係所做論述，而殖民體制下美洲原住民社會不平等也是其著墨的焦點。這方面的討論實已超越本文的範疇，但洪堡德對新大陸人民的關注，絕對不亞於他對美洲壯麗自然景觀的讚揚<sup>7</sup>。

本文嘗試由洪堡德的原著的文本，主要為《宇宙》與《個人敘述》等書，探究其目光所「歌頌美洲景觀的壯觀與多樣化」，如何展現藝術與科學之統一性的思想，以及對景觀畫家的影響。

<sup>5</sup> 龐克斯(E. V. Bunkse)所撰之〈洪堡德與地理學中的一種美學傳統〉(Humboldt and An Aesthetic Tradition in Geography)，應是英美地理學界首篇較為全面探討洪堡德著作中所蘊含之「藝術與科學的統一性」的論文(Bunkse, 1981)。本文寫作受到龐克斯一文的啟發。

<sup>6</sup> 《到新世界的赤道區域之旅行的個人敘述》，英譯本完整版有七大卷，本文所引用的主要為單卷的精簡本(1995年版)。在「Travel Books Online」的網站中，載有洪堡德未濃縮與刪節的英譯三卷本的《個人敘述》；《個人敘述》的資料在此網站上列為「北美」部分的16、17與18，其網址為：<http://www.travelbooksonline.com/>。《宇宙：世界的自然描述的概略》，共計五卷，出版時間由第一卷的1845年迄第五卷1862年，洪堡德生前出版一到四卷，未於其生前完成的第五卷是其逝世後所出版。

<sup>7</sup> 洪堡德所撰寫的《新西班牙王國政治論文》(Political Essay on the Kingdom of New Spain, Univ of Oklahoma Press, 1988)，即是他對新大陸人民關注之面向的展現。

## 二、科學與藝術的探險考察：洪堡德的美洲旅行

1799年7月首度抵達新大陸的洪堡德自委內瑞拉的庫馬納(Cumana)寄出一封給其兄長威廉·馮·洪堡德(Wilhelm von Humboldt)的信，以如下的話語描述他首度面對美洲時的「驚奇」<sup>8</sup>：

我們正在一個神的國度……令人驚奇的植物；電鰻、老虎、狢狢、猴子、鸚鵡等等……那樣的樹木！椰子樹，50到60英尺高……此外，那樣多彩的鳥類、魚，甚至螯蝦(天空藍與黃色)！我們像精神錯亂般地四處奔跑；在前三天中我們無法分類任何東西；我們拾起一個物體，但為了另一個，就拋棄掉它。邦普朗一直告訴我，假使這些奇景不停止的話，他將會瘋掉。

這些「奇景」或驚奇，洋溢於洪堡德的自述體的《個人敘述》與其它有關新大陸的著作中。洪堡德探險考察的驚奇，如何表現在深具科學與藝術的著作中，以下將對其做介紹。

### (一) 洪堡德於美洲的科學考察探險

1799年6月5日，洪堡德與植物學家埃梅·邦普朗(Aimé Bonpland)，從西班牙西北的科魯尼亞(La Coruna)出發，航向新大陸的西班牙殖民地<sup>9</sup>。他們於7月16日抵達委內瑞拉的庫馬納，結束一個多月的航程終於踏上新大陸，由此展開他持續5年的美洲之旅(Humboldt, 1995: lxviii)。

洪堡德在「新大陸赤道區」的旅行，始於委內瑞拉的庫馬納。1799年11月18日他們首先來到卡拉斯(Caracas)，探險該地長久有人定居的地區。他們調查的第一個地方為瓦倫西亞(Valencia)盆地中已淤塞的瓦倫西亞湖，並以此地所觀察的事實來驗證森林的過度砍伐與河流的枯竭之間的關係。洪堡德有如下論述：「砍伐覆蓋高山的林木，對未來的子孫而言在氣候上引發兩種災難：燃料的匱乏與水源的不足……。」

1800年2月7日他們出發前往奧里諾科(Orinoco)河。共停留於奧里諾科河流域與亞馬遜河流域長達4個月，計有75天在河流航行度過，總里程達2250公里。在此期間，洪堡德與邦普朗乘坐小船或獨木舟溯奧里諾科河而上，而發現該河的源頭與亞馬遜河相連。7月10日他們前往新巴塞隆納，隨後返回庫馬納，並於11月24日前往古巴。

1801年3月5日洪堡德與邦普朗離開古巴，並於是月30日抵達哥倫比亞的喀它基納(Cartagena)港，由此他們開始對哥倫比亞、厄瓜多與秘魯境內的安地斯山地區，展開將近兩年的探險，迄1803年1月3日離開該地前往墨西哥止。1802年6月9日洪堡德與邦普朗開始進行攀登當時被認為世界最高峰的欽博拉索山(Mount Chimborazo)，於6月23日最後攀抵該峰19286英尺高的斜坡，那是當時人類所攀登山峰的最高記錄<sup>10</sup>。

1803年1月3日，洪堡德由厄瓜多的瓜亞基爾(Guayaquil)啓航，2月15日於墨西哥的阿卡普爾科(Acapulco)港登岸，隨即對墨西哥進行科學考察。

1804年1月7日二度前往古巴，對該地進行考察。5月20日洪堡德抵達美國，並與《獨立宣言》

<sup>8</sup> 轉引自：《洪堡德的宇宙：亞歷山大·馮·洪堡德與改變我們觀看世界之方式的拉丁美洲的旅行》(Gerard. Humboldt's cosmos: Alexander von Humboldt and the Latin American Journey that Changed the Way We See the World)，第54頁。以下簡稱此書為《洪堡德的宇宙》。

<sup>9</sup> 有關洪堡德於美洲探險考察的敘述，主要參考：洪堡德的《個人敘述》、詹姆士與馬丁所撰寫的《大千世界：地理學理念史》(第112-126頁)以及赫霍利奇的《洪堡德的宇宙》。

<sup>10</sup> 欽博拉索山最高點海拔為6310公尺(20703英尺)。

起草人、美國總統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 1743-1826年)結識而成爲好朋友。6月30日洪堡德離開新世界,8月3日返抵法國波爾多港。結束爲期五年多的新大陸之旅(Humboldt, 1995: lxviii、James與Martin, 1993: 116--120)。

洪堡德於南美洲的探險考察地點,大都屬於罕有人涉足的地方,如在亞馬遜河流域以及安地斯山脈的考察,就帶有探險性質。他曾於亞馬遜流域身染瘧疾、受到鱷魚攻擊,多次身處命喪邊緣。在安地斯山地區,他精確掌握各地點的海拔高度、氣溫、經緯度的測量,以及高度、氣溫、植物、農業的綜合觀察,從而掌握了垂直地帶性的分布規律(Helferich, 2004)。洪堡德藉由運用剖面示意圖,而精心製作安地斯山地形的精確描述。這些剖面圖,容許相對高度與地勢起伏差異之簡單的形象化。洪堡德把氣候與植被放置於這地貌學的(physiographic)圖解之上,用以傳達山脈深具複雜性的生物地理的垂直性分布特徵。他的看法超越了科學,而去結合藝術,以作爲他有關安地斯山思考的一個基本部分(Bunkse, 1981: 137)【圖一】<sup>11</sup>。

此外,洪堡德攀登安地斯山脈的各山峰時,他探討海拔高度對人類的影響,並記錄了高山病的徵兆,還說明這些症狀形成的原因。換言之,洪堡德對攀登高山與測量其海拔高度的興趣,是由科學的動機(scientific motives)所促使的,可說是其有關於土地的高度、雪線與生物帶間之變化的研究附產品,這些研究進一步將「植物與動物地理,置放在三維度的基礎上」(Wright, 1966: 141)。

洪堡德在美洲旅行所收集的許多植物和岩石標本,集結裝箱;包含數量十分多的筆記本。這些標本和筆記,爲了防止運送途中遺失或損壞,都進行了複製,用不同的船隻運到歐洲的不同港口。最後集中到巴黎進行了19年的整理。

1808年洪堡德來到巴黎,以在美洲所蒐集到的資料爲基礎,撰述被冠以《新大陸赤道區旅行》(*Voyage aux regions équinoxiales du Nouveau Continent, 1805-1834*)標題之30卷的巨著<sup>12</sup>。《新大陸赤道區旅行》不但充滿了對探險旅程個人感受的描述例如《個人敘述》這一卷,並有許多經驗觀察的科學考察成果。

## (二) 洪堡德之科學與藝術兼具的寫作風格:以《個人敘述》為例

五年的新大陸旅行期間(1799-1804),洪堡德以旅行文學的敘述文體所撰寫之《個人敘述》,可說是旅行過程中直接印象的記載,展現出洪堡德應用敘述的結構到他所遇到的景觀上;並充分彰顯出他運用藝術與科學兩者的觀點,而去研究自然與在自然中的人類精神。換言之,《個人敘述》中的行文風格是結合科學和藝術,以描繪出美洲自然空間的壯麗與崇高的美感<sup>13</sup>:

當新近從歐洲抵達的旅行者,首度進入南美洲的森林時,自然對他以一種料想不到的外貌而呈現自身。環繞旅行者四周的物體微弱地回憶這些圖畫,那些是著名的作家已在佛羅里達的密西西比河岸、以及在世界的其它溫帶區域所探索的。在每個腳步他感到他不是在接受限制中,而是在炎熱地帶的中央……在一浩瀚的大陸上,在此每一事物是巨大的,山脈、河流與一大片的植被……他幾乎不能限定湧上他心頭的不同的情感,他幾乎不能區別出何種事物最喚起他的欽佩……。

<sup>11</sup> 資料來源:「亞歷山大·馮·洪堡德數位圖書館計畫」(The Alexander von Humboldt Digital Library Project)【Humboldt's Scientific Representation of the Chimborazo】。網址爲 <http://www.ku.edu/~maxkade/humboldt/subwashington.htm#5>。

<sup>12</sup> 有關30卷《新大陸赤道區旅行》的詳細書名,可參閱詹姆士(James)與馬丁(Martin)所撰之《大千世界:地理學理念史》第120頁隨頁註2,有著詳細的說明。

<sup>13</sup> 《個人敘述》第三卷,第35-36頁。資料來源:<http://www.travelbooksonline.com/>。該網站爲第350-351頁。

由這些論述可看出美洲熱帶的召喚----浩瀚無垠的、崇高的熱帶荒野景觀，對洪堡德有著巨大吸引力，並可吸引眾人到此感受南美大陸的自然景觀。在《宇宙》第一卷的「緒論」中，洪堡德亦有如下說法(Humboldt, 1997:24)：

理性地被考量的自然，也就是說服從於思想的過程，是一種在現象的多樣性中的統一性；一種和諧，共同地調和所有被創造的事物，不管在外形或屬性上是不相似的到何種程度；由生命的氣息使之生意盎然的一個偉大的整體。

洪堡德以整體的觀點看待自然世界，而尋求於自然中之「多樣性中的統一性」。這也是他面對新大陸景觀時所秉持的理念。

1799年11月11日正停留於委內瑞拉庫馬納的洪堡德與邦普朗，於當晚與次日凌晨時分目睹獅子座的流星雨，在《個人敘述》中，洪堡德對此有如下描述(Humboldt, 1995: 130)：

11日夜晚是涼爽的以及特別美的。約莫在拂曉之前，在大約凌晨二點半，極其燦爛的流星能被觀看到。邦普朗，他極早起床在陽台呼吸新鮮空間，是最早注意到流星雨的人。成千上萬的大流星與流星從北到南在四小時中持續地落下。據邦普朗的說法，從這奇觀開始，月球四分之三大小的一片天空被塞滿了大流星與流星。這些流星在其後拖曳著長的光亮的軌跡，其磷光持續了大約八秒鐘。

幾乎庫馬納的全部居民，當他們在清晨四點之前起床，目睹了這奇觀正要大規模發生。這些大流星的景象並未使其看似無關緊要的，相反地，當地的長者回憶到1766年大地震係由相似的流星雨現象而察覺到。

流星雨(meteor shower)是進入大氣層的許多流星體(meteor)，沿相互平行的軌跡滑過，所留下的光亮軌跡，通常延續幾個小時或幾天。大多數流星雨來自彗星靠近太陽時釋放的物質，並且當地球每年穿過彗星軌道時定期出現。洪堡德於南美洲目睹這次獅子座的流星雨，不但有著天文學史上的意義，也有著個人對這天文景象的內心驚奇。

1800年4月18日洪堡德溯奧里諾科河而上，而抵達該河著名的大瀑布。《個人敘述》對瀑布上之馬尼迷岩石(Manimi rock)有所描述(Humboldt, 1995: 214)：

最著名的瀑布，有著最多的障礙，是被稱為普立馬立米(Purimarimi)與馬尼迷(Manimi)的岩石，約有3公尺寬。.....我驚異的事物是關於可怕的吵雜聲與從河流飛來的泡沫。

從馬尼迷岩石有著一不可思議的視野。你的雙眼俯瞰一個深展開來幾乎兩里格【譯註：leagues、約為三英里或海里】的起泡沫的水面。在這水波的中央岩石如同鐵那麼黑，就像毀損的塔樓而矗立著。每一個島嶼、每一塊岩石，都被具有著許多分支的樹木所覆蓋著；一片厚雲飄動於擬似鏡子般的水面上，而穿過雲層你可看見高聳棕櫚樹的頂端。我們該給這些雄偉的植物何種名稱？我猜想它們是vadgai，一新的物種，超過80呎高。在雨季時赤裸岩石的背後的各處，吵雜的水域已積聚了植被島。以蕨類和盛開的植物裝飾著，在無遮蔽的、荒涼的岩石中央，這些島嶼形成花壇。

這段引文，充分展現出作為科學與藝術探險家的洪堡德對自然景觀的細膩觀察，包含由遠而近之個別景觀的細部描述，從對光線的明亮、灰暗觀察到整體外觀的描繪，皆有著細緻的展現，閱讀這段文字，彷彿置身於南美熱帶雨林的景觀中。

洪堡德在南美的旅行考察中，安地斯山脈的火山景觀，則提供他去創造一種新的描述方式。自然的世界——火山的景觀，在這程度上是新近出現的，而它是相對上較不為歐洲人所知的。1801年9月8日洪堡德與邦普朗等人離開波哥大(Bogota)前往基多(Quito、於1802年1月6日抵達)，行經路線恰為安地斯山脈的第一個火山帶(北緯5°—南緯3°之間)，這一火山帶裂谷兩側火山林立，包括十多座火山，如科托帕希(Cotopaxi)、欽博拉索等活火山。在《個人敘述》的第一卷，有許多部分記載洪堡德對火山地形的探險考察工作。洪堡德與邦普朗登上的第一座活火山是15604英尺的普拉斯火山(Purace)，當攀登途中他自問到許多問題：「火山如何成？」、「火山在地底互相連接或每一座火山是獨立的存在體嗎？」等相關的科學問題(Helferch, 2004: 216--218)。他提出了火山研究可區分為兩個明顯分支，其一，僅是礦物學上的研究.....；另一個分支，較不易著手並更被忽略的，瞭解把火山連結一起的自然關係.....(包括)<sup>14</sup>：

遠處火山噴發與這些噴發噪音——安地斯山的居民非常富有趣味地稱之為存在於地面下的雷聲或轟鳴，兩者之間的重合。在自然史的領域中，所有這些對象當被包括。

洪堡德對火山所提出的兩個研究面向，契合火山的科學研究與藝術層面的分析——或可稱之為音響景觀(acoustic landscape)，了解居住在火山群旁的居民如何運用富含形象的字眼描述火山的噴發聲。

洪堡德著作中科學與藝術兼具的寫作風格，表明藝術能夠是科學家世界觀的一個整體的部份，這當然是他所秉持之「藝術與科學的統一性」的彰顯。

### 三、洪堡德《宇宙》一書對藝術與自然的統一性的看法

1834年10月洪堡德興高采烈地寫了一封給其知己瓦倫哈根(Varnhagen)的信，談到撰寫《宇宙》的計畫：「我將奮力繼續我的研究——我生平的研究.....在單一著作中闡述整個的物質世界，對我們來說所有這些是天空空間與陸地生命之現象而為眾人所知。」而這著作當指導精神時也有著一生動逼真的風格用以保有興趣，而「我的標題是《宇宙》(Cosmos)」<sup>15</sup>。洪堡德解釋到，整個的著作不是已被傳統上稱為「自然地理學」(Physical Geography)的那些<sup>16</sup>，儘管它由天空與地球兩者以及存在的每種事物所構成(Bowen, 1981: 246-255)。洪堡德在談論《宇宙》的龐大範圍時——從天空的星體到陸地、並包含著它們的經驗的關係，他評論到(Humboldt, 1997: 8)：

至今不明確的自然地理的概念，經由一個引申的與或許太冒失地被設想的計畫，並在包含空間與地面區域所有被創造事物之世界的自然描述理念之下，因而一直被包括著。

洪堡德並不描述其這部著作為一門自然地理學，但自然地理學的研究確實關聯於該書的研究(Godlowska, 1999: 111-113)。他這部著作包含更加廣泛的見解：它必須闡述一個在人類的心智發展的時代與留意人類自然的知識之時代。

<sup>14</sup> 引自：《個人敘述》第一卷第十四章。資料來源：<http://www.travelbooksonline.com/>。

<sup>15</sup> 本信的內容轉引自：李文斯敦(Livingstone)所撰之《地理學的傳統：在競爭事業歷史中的插曲》(The Geographical Tradition: Episodes in the History of a Contested Enterprise)，第136頁。

<sup>16</sup> 洪堡德所稱之「自然地理學」超越了狹窄的當代地理學的概念，而包含人類理解能力的全部。在《宇宙》第一卷中有專節(第287-309頁)論述自然地理學的內涵，就是秉持上述看法。

以下將對論述洪堡德自述《宇宙》一書的撰述目的，並進一步探討該書中對藝術與自然之統一性的看法。

### (一)洪堡德的《宇宙》

在《亞歷山大·馮·洪堡德》一書中，作者克勒納(Kellner)對《宇宙》的寫作目的有著精闢的介紹。克勒納認為洪堡德一直在其心中形成一本書或一系列書的計畫，在這部書中，將「傳達一幅在科學上精確的世界結構的生動描繪」，而這書將會吸引受過教育之大眾的普遍興趣，並對非科學的人傳達某些科學研究的振奮事物<sup>17</sup>：

由於洪堡德視自然為一個整體，而人作為自然的一部份，因此在自然史中所有知性的與藝術的活動如同為其一部份那樣，他把其主題聯繫到一種數個世紀至始至終之發展的闡述，以及連繫到景觀畫與自然的描寫詩歌的歷史……這書，當其最終被完成時，相當如實地遵循洪堡德已在 1828 年所做講演的規劃。

洪堡德這些主張，當然切合《宇宙》這本書的標題Cosmos的原本含意，用來表現出洪堡德之美學的--整體論的認識論(aesthetic-holistic epistemology)(Rupke, 1997: x)。洪堡德曾對「宇宙」(cosmos)一詞加以解釋：「宇宙」一詞自從荷馬的時代就「表示了秩序與和諧的看法，隨後在科學的語言中被採納，而被逐漸地應用到天體運動中被觀察到的秩序，以及應用到整個的宇宙，而最後則是應用到和諧而對我們反映的世界中。」(Humboldt, 1997: 68)以「宇宙」一詞為書名，正能反映出洪堡德思想的具體內涵：「自然為一個整體，而人作為自然的一部份，因此在自然史中所有知性的與藝術的活動如同為其一部份那樣。」在《宇宙》第一卷的「作者序言」中，洪堡德談及撰述本書的目的(Humboldt, 1997: 7)：

在活躍之人生的暮年，我提供給德國的大眾一本著作，這部書不確定影像已飄浮在我的心思之前，幾乎有半個世紀……由此我被引導的首要的推力，就是熱切的努力去瞭解在自然的對象普遍的關聯中的現象，並且去展現自然為一個偉大的整體，而由內在的力量所運行與賦予生命。

《宇宙》最重要的目的，是去闡述自然的一致性、統一性與相互關聯性：天空與地球兩者是他的概念之構成整體不可或缺的部份。就洪堡德來說，他的《宇宙》也具有著去反駁當時盛行之對自然研究的知性破碎化，嘗試將科學的研究回歸到一種整體性的方法(a holistic approach)，而無須拋棄由系統的與理論的自然科學之進展所帶來的自然研究上的進步(Godlewski, 1999: 119-124)。洪堡德在《宇宙》第一卷的「緒論」中，揭櫫此書的撰述主旨(Humboldt, 1997: 40-41)：

在科學推論的影響下，犧牲掉大自然的自由欣賞的敬畏，通常與如下一種憂慮而被聯想，即每一個心靈或許無法掌握到大自然哲學的真理。現象與維生力量的普遍的波動當中---在依次被產生與破壞之無法擺脫的有機體網絡中---我們以更加熟諳的大自然知識所採取的每一步驟，引導我們到新的迷宮的入口，這是千真萬確的；但是由一種發現的預感所產生的興奮、被打開之神秘事物的模糊的直覺以及我們眼前路線的多樣，所有這一切趨向於促進每一個知識階段中的思想的活動。每一個別自然

<sup>17</sup> 資料出處：Kellner, L.(1963)*Alexander von Humboldt*, p.199,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轉引自：詹姆士(James)與馬丁(Martin)所撰之《大千世界：地理學理念史》，第 124 頁。



法則的發現，導致某些更加普遍法則的建立，或至少引起智慧的觀察者它的存在。

這段話重述洪堡德重要的主張：根本上拒絕科學與藝術活動間的對立與等級化，而尋求科學與藝術思想的整合。亦即，科學探究只能揭示自然的一部分事實，若要能掌握「大自然的自由欣賞的敬畏」，則需經由呈現當時科學與藝術看法以及自然的表現的歷史演變，而試圖去重新統一人類的創造力(Humboldt, 1997: 40-43)。這當然是本著洪堡德把「宇宙現象作為一個自然整體來認識，並揭示在這些現象的個體組合中，怎樣認識它們所受到的共同制約---或者說大自然規律的支配，以及通過怎樣的途徑來從這些規律提高到因果關係的探討。」而這種認識必須通過對於直接觀察所得的結果的深思熟慮，而不是通過基於思維演繹和思想發展的一種宇宙觀(Bowen, 1981: 246-255、Buttimer, 1993: 59、169-170)。

洪堡德的《宇宙》以及其它著作，展現出德國浪漫主義(Romanticism)與自然哲學(natural philosophy)的巨大的影響，包括：人類與自然統一性的信念、去瞭解自然的知性活動就是科學以及自然在精神上的活動就是藝術，在自然的探究中考量美學的角色(Godlewski, 1999: 124-127、Seamon, 1978)。

## (二)《宇宙》對藝術與自然的統一性的看法

德國地理學者阿爾夫雷德·赫特納(Alfred Hrttner、1859-1941)在其《地理學：它的歷史、性質和方法》的第五章「美學地理學和作為藝術的地理學」簡要談及地理學的美學傳統：即把美學的觀點運用到地理學的事實上，審視區域自然現象「所具有的美學的或美的價值」。他認為洪堡德等人，「偏愛以藝術精神培養地理學」就是作為藝術的地理學的代表，而洪堡德的《宇宙》是這方面的光輝範例(赫特納 1997: 172-176)。西方地理思想史上，洪堡德可被視為藝術與科學統一性主張的創始者。於自然「在多樣中的統一性」的目標下，洪堡德集中其研究於了解有條理的、起作用的景觀，如何產生自包含人類的多樣的現象(Nicolson, 1995: xix-xx)。

對洪堡德來說，藝術與自然的一致或統一性，不是一種知性的構成物，而是他所堅持的一種信念。他對於藝術與科學中的一致性的看法，在論及自然探究中人面對環境時的態度或當今所謂環境識覺(environmental perception)的沉思中，可被發現到。他認為：人類的精神會以神祕的方式，而回應於外在的自然。在此方面他附和艾德蒙·柏克(Edmund Burke、1729-1797)與康德論及美與崇高的感官之感覺能力的看法(Bunkse, 1981: 127)。在《宇宙》第一卷中洪堡德有如下的說法(Humboldt, 199: 25)：

於自然的沉思中，反思向我們呈現不同程度之樂趣，我們察覺到首要的位置應被指派給一種感官的感覺能力，它是完全地獨立於一種被呈現在我們視野之對自然現象的密切認識，或完全地獨立於環繞我們之區域的特色。

洪堡德對此感官的感覺能力有如下解釋：

在這僅由一種遙遠的地平線所限定界線之均質的平原中，那裡普通的杜鵑花科植物、岩玫瑰或飄揚的禾本科植物，點綴土地；在海濱，那裡海浪，輕柔地拍擊沙灘而起漣漪，留下一痕跡，帶著海草的青綠色；無論何處，精神由自然的壯觀與莫大的浩翰而被打動，由一種神祕的靈感而將控制宇宙力量之法則的實存揭露給心靈。

洪堡德談到的是自然中的崇高感覺，那是「僅與自然的交流，僅與自由的空氣的接觸，能對疲乏心靈

施加一種撫慰的、然而強化的影響。」這使得強烈感情的風暴平息，並且使蒙受深層悲傷的內心能柔和。他強調藉由與自然的一種交流而被喚起之最鄭重的與莊嚴的一種思想產生自「流行於整個世界之秩序與和諧的預感」以及「我們在自己的存在的狹隘限制與在每一方面所顯露之無限的形象之間」。這些看法極為類似康德在《論優美感和崇高感》中對「崇高的感情」與「優美的感情」所做的論述(康德, 2001: 2-5)：崇高使人感動、崇高必定總是偉大的。而有關美的概念上，洪堡德辨別出一種溫和的情感，這是源自於「個別的景觀特色的沉思」、「在任何地球明確的區域之土地外形的沉思」以及「從自然的荒野的肥沃或由在某些荒野與翻騰急流旁所建立起之人類居住的視野，而由人的手所費力取得的豐富收成。」而來的不同愉悅泉源，這差別不是在於美與崇高的感覺的強度，而是存在於由景色的特色而來的吸引力與持久性之不同感覺能力(Humboldt, 1997: 25)。

洪堡德確信：在自然中的一種宇宙秩序的主觀或「神秘的」領會，會導向在先進文明中之藝術與文學的發展過程，以及通向在自然中所發現之異國情調的標本收集。這種關係反過來促使人類去追問有關自然力量運作的問題。人類將傳達、探究並運用他們的理智而去了解這些力量。在這探索中他們將發明工具用以援助。總而言之，科學的活動將接著而來。科學反過來將促進自然之直覺的、主觀的樂趣---也就是說，將引導人類返回到他們將重新激勵的自然(Bunkse, 1981: 137-141)。對洪堡德來說，科學的知識不減損自然的樂趣：每一個新的發現開展一新的迷宮；每一不同的自然法則的發現，將促使一些其它更加普遍的法則的奠立，或至少向知性的觀察者表明普遍法則的存在；科學工具被設計來探究自然「而顯露更多它的無限的範圍」。科學並不導致「無趣的求知心」反而通向「深沉的反思」(Humboldt, 1997: 41-44)。

此外，洪堡德從自然中被察覺出的統一性，將其衍伸至其它領域，包含人類領域的藝術與科學。洪堡德藉由對自然的沉思而通達藝術，反過來可經由藝術而通達自然的科學探究。因此，他認為：「科學是被應用到自然之精神的努力成果」。而在他嘗試去研究與描繪景觀的外貌或內部的特徵以及它們個別的---特別是植物的外觀上，這些看法是最強有力的表明。在地貌的分類與描述上，這些被洪堡德聯繫到不同的土地外觀，有關於人類美學愉悅的風格上。洪堡德再次把其思索立基於一種統一性的看法上，對此他有如下的看法：「如同談話的才智與形式，思想以及它的詞語的象徵，是由祕密的與穩定持久的聯繫所統一著，如此外在的世界對我們本身確實幾乎無意識地與我們的理念與感情融成一體。」因此，在我們之中由思想所構思出的客觀世界(objective world)，「是隸屬於我們知性存在物的永恆的與必要的狀態」(Humboldt, 1997: 76-77)。

洪堡德著作表露出他對我們現在所稱之環境識覺的沉思。對他來說，環境識覺不是一種在心中引發反應的自然刺激物的物質，而是一種在精神與物質之間的相互的交互作用，是複雜的並是微妙的(Bunkse, 1981: 139-140)。《宇宙》第一卷中他對此提出如下觀點：「它可能似乎一種輕率的嘗試而努力去分開，進入其不同要素，在我們精神上由物質的世界所施展的不可思議的力量，因為景觀的特徵，以及在自然中每個壯觀的景色的特徵，大大地仰賴於同時存在於觀察者心中被喚起之概念與感情上的相互的關係。」(Humboldt, 1997: 76-77)換言之，由自然所施展之最強有力的影響，則是源自於「被產生的印象與感情的聯繫與統一性」。

洪堡德對人類源自景觀之美的愉悅的詮釋，是把藝術的直觀結合科學的觀察而來。他於「作者前言」中對此有如下的解釋：「在論及宇宙的著作中，這是我目前從事的，我已戮力去展現，如同在《自然的外貌》的標題下，在個別事實的論述中，科學完整性的一些程度並非整個地與一種如畫般的風格的生動相對立的。」(Humboldt, 1997: 9)然而，他認為僅平凡言詞的描述仍不足以傳達自然的完整意義---自然與藝

術所蘊含的統一性。他鼓勵藝術家去關注自然，特別是在異國情調的熱帶，去描繪該地雄偉的外貌 (Humboldt, 1997: 32-33)：

但接近赤道的國家，擁有另一種的優勢，迄今足夠的關注尚未被導向這些地方。地球表面的這部分，在最小的可能空間中，提供從自然的沉思而來之印象的最大可能的多樣性。在昆迪納馬卡 (Cundinamarca)、基多以及秘魯龐大的山脈之中，由深谷而被穿過，就像所有植物的群落以及所有天空的星體一樣，人們使能夠去沉思默想。

洪堡德所企盼尋求的是「冒險前進而希望在所有自然的鮮明的生氣與崇高的壯觀中去描繪自然，並且去探索在自然蛻變的游移的、重現的更迭當中的這種穩定(*the stable*)，即使在未來的時代這將不會完全地被漠視。」(Humboldt, 1997: 12)。他所從事的研究不是一種對自然的百科全書式的匯編。洪堡德如此描述想達成的目標(Humboldt, 1997: 7)：

我研究的真正目的仍一直具有一種較高的特質，由此我被引導的首要的推力，就是熱切的努力去瞭解在自然客體普遍的關聯中的現象，並且去展現自然為一個偉大的整體，而由內在的力量所運行與賦予生命。

遍及他的著作，洪堡德把普遍的原則結合上無數特定的、經驗的觀察，用以了解自然界中各種現象的相互關聯性，而展現出「自然為一個偉大的整體」，作為自然之一部分的人類生活與歷史，是被鑲嵌在自然中並被關聯到自然。在《宇宙》的第二卷洪堡德重申這種看法，他堅信<sup>18</sup>：

為了在自然的崇高壯麗中去描繪自然，我們不必專有地詳述其外在的表現形式，但我們必須探索在人的內心中所想到的它的形象，同時以優美與美的形式充滿自然界神話的夢想園地，而另一方面發展出藝術創造的高貴根源。

洪堡德以熱帶美洲對他召喚，一種浩瀚的、崇高的、與超脫人文化景觀之熱帶荒野，期盼人們能在「自然的崇高壯麗中」探尋出展顯在其中之自然與藝術的統一性。

#### 四、洪堡德的美學觀點對景觀畫的影響：以丘奇的「安地斯山之心」為例

景觀畫是在未雕琢的透視畫法上的一種自然與人造外觀的排列；它組織了自然要素，如此一來可為人類的活動提供了一個適當的背景。因此被明確表示的景觀畫，在歐洲的藝術史中似乎相對較晚(Tuan, 1974: 122-123)。17世紀的早期，在荷蘭景觀畫家(*landschap painters*)的影響下，景觀一詞，變成有關於一個地區的外觀，特別是(自然)風景的描繪。而景觀(*landscape*)一詞係從德語的「景域」(*landschaft*)而進入英語世界的地理學(Cosgrove, 1985: 58-58)<sup>19</sup>。

以下將就洪堡德的美學觀點如何表現在其對景觀畫的論述上，進行闡釋，並論述這些看法如何影響 19

<sup>18</sup> 《宇宙》第二卷第 20 頁。轉引自：Bunkse(1981: 133)。

<sup>19</sup> 丹尼斯·克斯格洛夫(Denis Cosgrove)所撰之〈景觀理念的展望、觀點以及演變〉，是一篇了解「景觀」概念在地理學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極佳文章(Cosgrove, 1985)。

世紀美國景觀畫家弗雷德里克·艾德恩·丘奇(Frederic Edwin Church、1826-1900)。

### (一) 洪堡德論景觀畫(landscape painting)

洪堡德形成一種景觀的美學的理論，這是作為藝術表現的強化作用，此種美學理論依舊本著「藝術與科學的統一性」(the unity of art and science)的看法，是立基於情感與知性的知識的交相作用上(Velasco, 2000: 21)。他於《宇宙》中有如是說法<sup>20</sup>：

在景觀畫中，如同其它藝術的分支，在由更加被限定的沉思領域所產生之要素和直接的觀察之間的區別，以及產生自理想化精神能力的力量要素的區別，需被做出。

洪堡德對景觀畫的主張，可說是由其到美洲旅行考察所啓迪的，並超越了單純的對象觀察，而道出一種新的觀看方式。他的看法是提出一種新的景觀藝術的美學概念。在《宇宙》第二卷有一節被用來討論對景觀與自然之喜好的歷史，溯及洪堡德最敬重之哥德(Goethe)的時代(Cosgrove, 1985: 56)。洪堡德展現出景觀畫是一種重要的藝術類型的原因，「就像是自然的生動描寫一樣，景觀畫也適合去提昇自然研究的愛好。兩者向我們展現外在世界整體的富饒多樣；兩者能夠……去連接感官到非感官上。」<sup>21</sup>因此對洪堡德來說，景觀畫是對自然的聯結、認識與瞭解自然的一種方式，它並教導人們有關自然的不同外貌。

段義孚在〈亞里山大·馮·洪堡德和他的兄長：在我們時代一位理想地理學者的肖像畫〉一文中對洪堡德的美學觀點或景觀畫的藝術觀有如下論述(Tuan, 1997)：

在其《宇宙》……也就是說，在宏大的著作中，他包含那些對人文主義是傳統的學問主題，諸如地理學的和其它科學發現的歷史，以及景觀畫的歷史與自然詩歌的歷史。洪堡德自己的自然的愛好，他說道：不是僅僅由自然所激發，而是由能在偉大的藝術作品中被看到與表現的自然所激發；藝術家，幾乎就像科學家一樣，感動作為年輕人的他而去探究地球的壯麗。

就此可看到，在景觀畫的領域中，可發現對景觀多樣的看法，這蘊含著「作為美學觀點的景觀」的理念：自然的力量與威嚴、人與自然的合諧、在土地上的歷史標記、地方的詳盡特色----源自藝術家由自然而得的激發。每一個表現出由藝術家而來的一種細心的挑選。但作為美學的景觀的「最純粹的」形式被分解為基本的藝術語言：成為色彩、質感、一大片、線條、位置、對稱、平衡、張力(Meinig, 1979: 46-47)。景觀所具有的藝術的特性，當然意指著作為一種特定體裁的景觀畫或繪圖藝術的美感。洪堡德認為在景觀畫中，能看到藝術家對「地球的壯麗」所做的探求----「藝術與科學的統一性」的理念。

### (二) 洪堡德的美學觀對丘奇的影響：以丘奇的「安地斯山之心」為例

丘奇(Church, Frederick Edwin、1826-1900)為美國浪漫主義風景畫家或景觀畫家，其作品大多描繪尼加拉瀑布、火山爆發和冰山等自然景觀。他擅長以純熟的技巧描繪自然外觀，運用光和色彩表現虹、霧和晚霞等自然現象<sup>22</sup>。在丘奇的畫作中，把科學透視法的構圖、人文主義精神與藝術的目標結合一起。而其畫作的風格，有如下的特色：自然必須被視為既是物質的也是精神的，而藝術應能真正是對自然的表現，

<sup>20</sup> 《宇宙》第二卷第 76 頁，轉引自：Velasco(2000: 21)。

<sup>21</sup> 資料來源：同上註。

<sup>22</sup> 資料來源：《大英簡明百科》知識庫光碟，「Church, F. E.」條目。

並呈現出一種想像的與具詩意的眼光；此外，藝術家必須也能再現於自然的感受中所包含之感情與感受。而洪堡德著作，諸如《個人敘述》、《宇宙》與《自然的外貌》(Aspects of Nature)等書對丘奇景觀畫的風格，形成了一種直接的激勵作用(Pohl, 2002: 134-152)。洪堡德在《自然的外貌》談及熱帶植被對景觀畫家有如下的召喚<sup>23</sup>：

它將是一種值得藝術家去研究所有的外貌與特徵的事業……植物群落……在熱帶地帶中其天生的壯觀。一件作品將對景觀畫家來說是如此有趣的與增進知識的，它將出現眼前，首先分開地，而隨後以結合和對照的方式，具顯著的(植被)形式已被列舉出！杪樞於墨西哥月桂櫟上蔓延其纖細葉的外觀，是多麼地景色如畫的；或大蕉群因枝狀的禾本科而被遮暗……它是藝術家的特殊榮幸，已研究這些群體，而去分析它們；而以此方式在他的手中那些他將描繪之自然雄偉的與美的形式轉變……就像人類的書寫作品，成為少數單純的要素。

在《宇宙》第二卷中，洪堡德也有相同的說法：「自此，景觀畫必須同時是外部自然明顯壯麗的一種深層的與內容廣泛之接納的成果。」在這些洪堡德讚揚藝術或景觀畫的段落中，丘奇得到啟發。丘奇所獲得的啟發，就在於洪堡德如下論點上：藝術不僅展現「在其豐富的多樣形式中之外在世界」，但也經由一種「精神內在的過程」而去掌握這些形式並轉變它們為超越單純事實記載的某些事物----轉變成「宏偉的景觀畫」(Baron, 2005、Bunkse, 1981: 134-136)。

1850年代中期起，丘奇的景觀畫作品從較早期如詩般的田園景觀，轉變為扣人心弦的荒野之崇高美。這些轉變部分是由他到南美洲的旅行所激勵(Pohl, 2002: 134-152)<sup>24</sup>。1853年與1857年兩次的南美之行，丘奇追隨洪堡德於熱帶南美的足跡，旅程遍及哥倫比亞與厄瓜多爾(Ecuador)境內。丘奇於1853年首度與其朋友菲爾德(C. Field)到南美旅行，菲爾德對南美感的興趣是探究該地商業的可能性，而丘奇則是作為菲爾德的旅伴與景觀的紀錄者。丘奇與菲爾德南美之行費了6個月，旅行期間丘奇對當地景觀做了廣泛的素描與筆記。1857年丘奇再次到南美，全部停留於厄瓜多爾境內，不僅再度沉浸於洪堡德的旅行寫作中，並遊覽他最喜愛的南美景觀，甚至住在洪堡德於厄瓜多爾曾居住的處所。

1859年丘奇藉由先前旅行對南美景觀的素描與筆記，畫一幅他稱之為「安地斯山之心」(The Heart of the Andes)的油畫，這幅畫生動地捕捉住安地斯山景觀的崇高、壯觀與多樣【圖二】<sup>25</sup>。

這幅巨大的「安地斯山之心」的油畫，首先於1859年在紐約公開展覽<sup>26</sup>----長約3公尺寬約1.67公尺(十英尺乘五呎)，是在一種獨特的風格下而被展現：背景是朦朧似的，有著以黑色裝飾著的畫廊牆壁，以及以反射的煤氣燈而照射這油畫。這幅畫被置於粗重的金屬框架上，四周放置的是丘奇從厄瓜多爾帶回的植物標本所作的襯裡(Bunkse, 1981: 129-131)。

「安地斯山之心」所繪的景觀，是由丘奇在1857年期間對厄瓜多爾境內的安地斯山脈所做的素描草

<sup>23</sup> 原出處為：《自然的外貌》英譯本第244-245頁。轉引自：Bunkse(1981: 134-135)。

<sup>24</sup> 以下所述之洪堡德對丘奇的影響，主要參考自：波勒(F. Pohl)所撰之《塑造美國：美國藝術的社會史》(Framing America: A Social History of American Art)第三章「自然與國家」相關內容(Pohl, 2002)。

<sup>25</sup> 「安地斯山之心」現藏於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該館提供本圖的局部放大與列印的服務，網址為：<http://www.metmuseum.org/home.asp>。

<sup>26</sup> 「安地斯山之心」於1859年首度於紐約展覽，隨後丘奇將其送到歐洲，認為如此一來洪堡德可能會觀賞到那些他於60年前曾看到的景色。

圖而來，但並非單一地點的景觀，而是結合上許多當地場景的要素所拼合而成的圖畫，用以展現出南美景觀的根本特質：植被、氣候與人文特徵等。丘奇並未對熱帶景觀全盤地模仿、費盡心思地複製當地景觀，而是在圖畫上佈置特定的細部詳圖，用以相稱他自己的構圖與心境的目的。每一細部的構圖，不論是一棵植物或一隻鳥，體現一種其同類畫作的經典風格。丘奇景觀畫的特色就是畫面上呈現出理想化的全貌，雖然擬似丘奇曾遊覽與研究過的特定地點，但實際上卻具有一種非現實世界的氣氛。

在「安地斯山之心」的景觀中，丘奇把高原壯麗的展現，結合上人類存在的微妙痕跡。在丘奇對「安地斯山之心」構圖全景中，前景中鳥類、樹木與花卉豐富的有機生命，與在中等距離的村莊、田園與農民的人性化廣闊形成對比。在較遠距離隱隱呈現的是欽博拉索山，雄偉的頂部積雪之看守者，洪堡德早於半個多世紀前就已攀登過：幾乎包含安地斯山全部的景觀，從嚴寒的頂峰，經過溫帶氣候區，而往熱帶山谷易被察覺的潮濕環境中，可說是一幅完整安地斯山地理空間的描繪油畫。熱帶光線的湧現於景色上是引人注目的，由此呈顯出遠近分明的不同景觀。「安地斯山之心」畫作的吸引力，來自於它傳達栩栩如生的安地斯山形象給觀賞者，這些觀賞者視其為科學的插圖而非藝術。它大大地增強安地斯山當作一個地方的明瞭，熱帶南美表現出一種溫和的特性以及人類對山區環境所從事的生產性利用的過程(Gade, 1999: 31-33)。

丘奇於「安地斯山之心」所歌頌之在多樣性中統一性之信條或即「藝術與科學的統一性」的理念，是畫作風格直接激勵的來源----洪堡德著作所闡明的：自然中之精確的科學描述、意義與美的描繪的綜合，足以使得創造出的整體生氣勃勃。在詩歌、繪畫藝術與園藝之中人類的想法與情感，其重要性並不亞於客觀的知識。如前所述，對洪堡德來說景觀畫是人類與自然交融的最高形式(the highest form of communion with nature)。而丘奇的「安地斯山之心」的構圖與每一個繪畫的細節，都具有著與洪堡德於論及藝術與科學統一性中極相似的事物。

## 五、結 論

洪堡德廣博的學問與對現代許多科學學門的貢獻，曾被艾默生稱之為一位「博學多才的人」(a universal man)，歷史學家崔姆-路普(H. Trevor-Roper)甚至以「最後一位博學多才的人」(last universal man)來讚頌他。洪堡德並被其後的地理學者認為是現代地理學----特別是自然地理學(physical geography)的奠基者之一。本文探討的焦點是作為現代地理學奠基者的洪堡德，其著作中所蘊含的一種地理學的美學傳統。在上幾個單元中，本文以甚多篇幅論述論及如下幾個主題：洪堡德深具科學與藝術性質的美洲探險、他所主張之「藝術與自然統一性」的實質內涵，以及其美學理念對 19 世紀景觀畫的影響等。

回頭審視現代地理學的發展，這些發展迥異於現代地理學的兩位奠基者----洪堡德與李特爾(C. Ritter, 1779-1859)，他們對地理學的了解。當代地理學(contemporary geography)具有如下特色：在教學與研究上，人文地理與自然地理兩者截然分開。一門被稱為地理學的學科，有兩套並行的研究取向、術語，兩者間幾乎沒什麼交集。人文地理學，雖與自然地理學有著特殊的關係，但屬於社會科學或人文科學；而自然地理學則是隸屬於自然科學的一部份。這種人文地理、自然地理涇渭分明的景象，有無可能在洪堡德的地理學遺產中，看到另一出路？答案可在人文主義地理學者段義孚的著作中，看見端倪。段義孚認為洪堡德是「我們時代的一位理想的地理學者」的典範，他有如下看法(Tuan, 1997)：

在人文主義的學問中，亞歷山大·馮·洪堡德做出實質的貢獻，然不知怎麼地無法開闢出將會引

導學者包括地理學者的一條新路，無法面對語言、文化、認同以及對地方與自然的情感聯繫的關鍵人本主義的問題。我知道將其置於這方式是時代錯誤的，而也是極度忘恩負義。而倘若我確實如此，那是因為我不是作為一位洪堡德學者而發言。更確切地我為了我自己素描出我們時代的一位理想的地理學者的目的正利用他。

就段義孚而言，這種理想地理學者的典型，已被地理學者遺忘甚久，甚至與當前地理學的發展有極大差距---「將其置於這方式是時代錯誤的」，但卻是「素描出我們時代的一位理想的地理學者的目的正利用他」。在段義孚的「人文主義地理學」的具體主張中，特別是在《穿越奇特的與驚奇的：美學、自然與文化》(*Passing Strange and Wonderful: Aesthetics, Nature, and Culture*)一書，可清楚看到洪堡德深具人文主義傳統(humanist tradition)的地理學美學觀點的回歸(Tuan, 1993)。洪堡德自覺地對藝術與科學的含括、藝術能夠是科學家之整體世界觀的一部份，以及闡明「藝術與自然統一性」的看法，為地理學的一種美學傳統，提供穩固的基礎。段義孚並從廣闊的人文主義的觀點而提出了一個最廣泛的地理學定義：地理學領域視為是「把地球當做人類的家之研究」(as the study of the earth as the home of people)的定義上(Tuan, 1997)：

家是一個空間的單位，被精神地與物質地組織起來，以滿足人們真實上與感覺上的基本生物社會的需求；除此之外，在更高層次上，能滿足人們的美學--政治的願望。

由段義孚對地理學所作的界定及其內涵的看法，看到的不是地理學中自然與人文互不隸屬的二元論，而是一個整體的地理學，除了經驗的地理事實的科學研究外，地理學的探求目標在更高層次上仍有著「美學的願望」(aesthetic aspirations)的闡明---自然、人文與美學是合一的，這符應洪堡德所企求之「藝術與自然統一性」的目標。洪堡德曾言及：存在著一種「古代的聯結，這種聯結使自然科學以及詩歌的、藝術的情感相結合。」<sup>27</sup>這是地理學所具有的一種美學傳統，也是作為一個整體的地理學，該具有的取向。

## 參考文獻

### 《中文部分》

《大英簡明百科》知識庫光碟(2003)，台北：遠流出版公司。

康德(Kant, I.)著，何兆武譯，(2001)：論優美感與崇高感，北京：商務印書館。

赫特納，阿爾夫雷德(Hettner, A.)，王蘭生譯 (1997)：地理學：它的歷史、性質和方法，北京：商務印書館。

### 《英文部份》

Bowen, Margarita(1981): *Empiricism and Geographical Thought: From Francis Bacon to Alexander von Humbold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unkse, Edmunds V.(1981): Humboldt and an aesthetic tradition in geography, *Geographical Review*,

<sup>27</sup> 轉引自：Bunkse(1981：146)。

- 71(2):379-394.
- Buttimer, Anne(1993): *Geography and the Human Spirit*,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Cosgrove, Denis E.(1985): Prospect, Perspective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Landscape Idea,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10(1):45-62.
- Dickinson, Robert E.(1969): *The Makers of Modern Geography*, New York: Friederich A. Praeger.
- Gade, Daniel W.(1999): *Nature and Culture in the Ande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Godlewski, Anne Marie Claire(1999): *Geography Unbound: French Geographic Science from Cassini to Humbold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artshorne, Richard(1939): *The Nature of Geography*, Lancaster, Penn.: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 Helferich, Gerard(2004): *Gerard. Humboldt's cosmos: Alexander von Humboldt and the Latin American Journey that Changed the Way We See the World*, New York: Gotham Books.
- Humboldt, Alexander von(1995): *Personal Narrative of A Journey to the Equinoctial Regions of the New Continent*, translated by Jason Wilson, New York: Penguin Books.
- Humboldt, Alexander von.(1997): *Cosmos: A Sketch of a Physical Description of the Universe*, translated by E.C. Otté,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James, P. E. and G. J. Martin(1993): *All Possible World: A History of Geographical Ideas*, 3<sup>rd</sup> ed.,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 Livingstone, David N.(1992): *The Geographical Tradition: Episodes in the History of a Contested Enterprise*,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 Meinig, D. W.(1979): The Beholding Eye: Ten Versions of the Same Scene, in D. W. Meinig(ed.)*The Interpretation of Ordinary Landscap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Nicolson, Malcolm(1995):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in *Personal Narrative of A Journey to the Equinoctial Regions of the New Continent*, pp.ix-xxxiii, translated by Jason Wilson, New York: Penguin Books.
- Pohl, Frances K.(2002): *Framing America: A Social History of American Art*, New York: Thames & Hudson.
- Pratt, Mary Louise(1992): *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London & NY: Routledge.
- Richards, Robert J.(2003): Darwin on mind, morals and emotions, pp.92-115,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Darwin*, J. Hodge and G. Radick(e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upke, Nicolaas A(1997): Introduction to the 1997 Edition, pp.vi-xlii, in *Cosmos : A Sketch of the Physical Description of the Univers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Seamon, David(1978): Goethe's Approach to the Natural World: Implications for Environmental Theory and Education, in D. Ley and M. Samuels(eds.), *Humanistic Geography: Prospects and Problems*, pp.238-250, Chicago: Maaroufa Press.
- Tuan, Yi-Fu(1974): *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 Tuan, Yi-Fu(1991): A View of Geography, *The Geographical Review*, 81(1): 99-107.
- Tuan, Yi-Fu(1993): *Passing Strange and Wonderful: Aesthetics, Nature, and Culture*, Washington, D. C.: Island Press.
- Tuan, Yi-Fu(1997): Alexander von Humboldt and His Brother: Portrait of an Ideal Geographer in Our Time, *Alexander von Humboldt Lecture*, UCLA,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 Tuan, Yi-Fu(1999): *Who Am I?: An Autobiography of Emotion, Mind, and Spirit*,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Velasco, Daniel(2000): Island Landscape: Following in Humboldt's Footsteps through the Acoustic Spaces of the Tropics, *Leonardo Music Journal* 【electronic resource】 , 10:21-24.
- Wright, John Kirtland(1966): The Heights of Mountains“An Historical Notice”, pp.140-153, *Human nature in geography: fourteen papers 1925-1965*,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網站資料》

- 「網路達爾文著作」(*The writings of Charles Darwin on the web*)之網站,《達爾文的生平與信件》(第二卷、第 422 頁)(*The Life and Letters of Charles Darwin, Volume II*)「1881 年 8 月寫給虎克(J. D. Hooker)的信」。網址為：<http://pages.britishlibrary.net/charles.darwin/>。
- 「艾默生全集 Vol. XI」, RWE.org(艾默生組織)網站。網址為：<http://www.rwe.org/comm/>。
- 「線上旅遊書」(Travel Books Online)網站, 洪堡德未濃縮與刪節的英譯三卷本的《個人敘述》列為「北美」部分的 16、17 與 18。網址為：<http://www.travelbooksonline.com/>。
- 「洪堡德對欽博拉索山的科學的呈現」, 資料來源：「亞歷山大·馮·洪堡德數位圖書館計畫」(The Alexander von Humboldt Digital Library Project)【*Humboldt's Scientific Representation of the Chimborazo*, Humboldt, *Essai sur la géographie des plantes* (1805-1807)】。網址為 <http://www.ku.edu/~maxkade/humboldt/subwashington.htm#5>。
- 「安地斯山之心」, 資料來源：「大都會藝術博物館」(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網址為：<http://www.metmuseum.org/home.asp>。
- Frank Baron(2005) : From Alexander von Humboldt to Frederic Edwin Church: Voyages of Scientific Exploration and Artistic Creativity, *Alexander von Humboldt im Netz*, Vol. 10. 網址為：<http://www.hin-online.de/>。

收稿日期：94 年 8 月 30 日

修正日期：94 年 9 月 30 日

接受日期：94 年 10 月 6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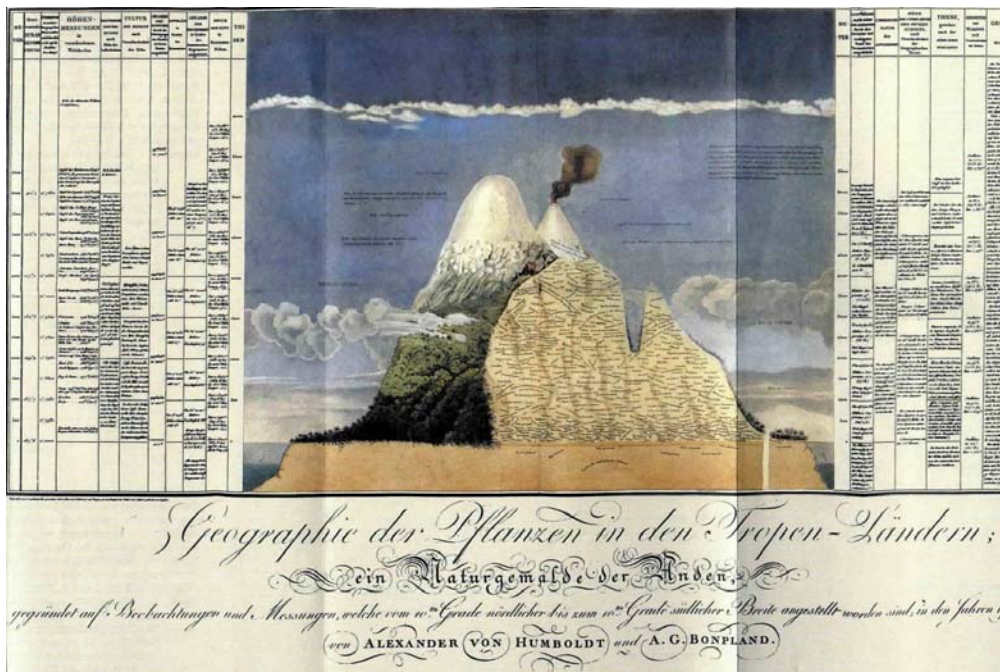


圖 1 洪堡德對欽博拉索山的科學的呈現

資料來源：亞歷山大·馮·洪堡德數位圖書館計畫(The Alexander von Humboldt Digital Library Project)



圖 2 丘奇的「安地斯山之心」

資料來源：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